

記
住

因報館春節休刊三天暫停一期，本欄相隔兩周。這兩周，橫跨牛年到虎年兩個農曆新年；橫跨臘月到立春，兩個季節輪換，北方的柳芽正在穿越冰封暗暗萌動；維港的海面霧氣濛濛，紫荊花又開了一季；橫跨一段從回顧到告別到展望的啟程返程之路；橫跨一池依依惜別的複雜心境……

所以今天的文字，是一個長鏡頭式的紀錄。細細碎碎，卻是極其認真的。從辭舊迎新的角度，每一個細微的情節，都告訴自己，你曾認真真正地體察過。從一個遊子的角度，最好的遊記是異鄉人寫的。此地庸常的日子，因遠程奔赴而來的遊子用心用情的欣賞，也充滿了莊重感。從生活的角度，生活不是過了多少日子，而是記住了多少日子。

早晨，照例被鴿子咕咕的叫聲吵醒，悄悄掀開窗簾一角，一隻灰色的鴿子站在空調機上 morning call。樓下，那位赤紅面龐的年長工人照例微笑着打招呼「早晨！返工啊」，日復一日，笑容淳樸。

街邊空地處，一個工人在為手

推車刷油漆，極其鮮艷的綠色。刷完一輛，還有一輛。海味街上，幾乎家家有手推車、店店養貓。鏽跡斑斑的手推車有的是，也不妨礙使用。這家明綠色的手推車，是講究？還是增加辨識度？不管怎樣，總歸給碌碌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。值得稱道的細節是：這位工人在推車下墊了一塊木板，以防油漆滴落路面。無意一瞥，街邊坡道兩旁安裝着不銹鋼扶手欄杆，想必是用來給老人或者推車人助力，抑或下雨天防止路人打滑。城市的溫度不在於高樓大廈，而在於細微之處的體貼。

華麗的酒店側面，一筐籬一筐籬籠着白色的魚翅乾、黃色的花膠乾，背景是近乎殘垣斷壁的老樓，畫着古怪的塗鴉……店舖門口掛着一串串魚乾臘腸，擺滿一箱箱乾海貨、煲湯食材。魚乾都一樣大小，包裝也整齊，懸掛起來，尋常物件儀式感十足。街市的蔬菜十元一小堆，車厘子五十五元兩磅，手掌長半掌寬的魚五六條一份三十元，十分新鮮。

銅鑼灣緩緩走過白頭巾白袍的南亞裔老者，口罩遮在大鬍子上頗為侷促。從中環七十七層俯瞰，對岸尖沙咀在維港的霧氣中隱約可見，港島太平山下的樓林撲面而來……

一切看似尋常，一切又不同尋常——

SOGO的大屏幕閃跳着老虎造型的卡通圖片，時代廣場大廈前擺起了老虎造型。商場裏放着喜氣洋洋的過年音樂。街邊原本高檔絲襪專賣店，疫情初起轉賣口罩，現又轉賣利是封，耀眼花花綠綠。雜貨店掛滿紅彤彤的燈籠。街市擺起福橘，黃澄澄一片。鬚髮斑白的老者手寫春聯掛在街邊售賣。看起來紅紅火火、一副熱騰騰的大年氣氛。

文華酒店過街天橋的僻靜處，一西裝革履的年輕人埋頭吃盒飯。社區的健身器材、遊樂設施被彩條封住。一隻鴿子在小公園的塑膠地面上走來走去，整個遊樂場成了鴿子主場。禁止晚堂食已月餘，年初二夜晚的銅鑼灣人影寥寥。背後，

第五波疫情遍地開花，日增五六百……

歸鄉人開啟了告別模式。當告別與過年重疊一起，每一個約定都精挑細選，小心翼翼。這個告別就格外珍貴、格外溫暖、格外留戀。年前與老友KKW相聚，不約而同互送字畫；與LO生夫婦小坐，LO生說LO生這壞脾氣，只有你理解包容他；年三十家庭式打邊爐之餘百感交集；老友海上吹風，麥霸獨唱三小時，海上雲停風住——彷彿日子就停留在這一刻；大嶼山登高，去大哥公司，隨手抄起一小盆花葉萬年青，大哥在花盆上簽字留念；Connie家逗狗狗穿各式衣服，雄哥家花園合影；與Eva、Stephen午茶敘談……養了幾年的花，始終不聲不響，生生養成了綠植。年前突然間慧心萌發：風雨蘭開了一朵粉花，白鶴芋悄悄伸出小白手，紅掌長出三瓣新紅，粉掌挺出四枝嫩粉；就連只會一叢叢瘋長綠葉的酢漿草，也靈光乍現開出兩朵小粉花。花草有靈性，或許是新年致意，或許知道舊友即將離去。每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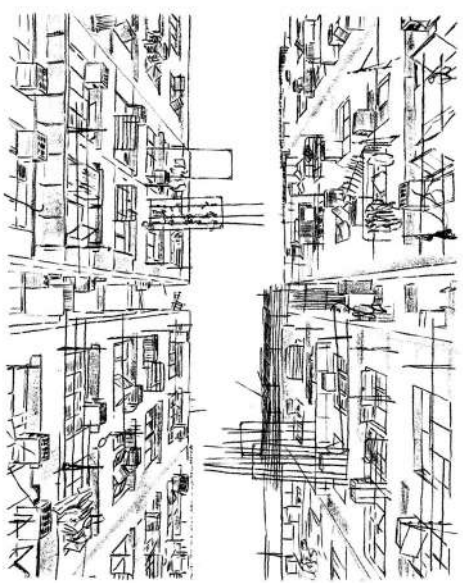
個場景，家人般親切，充盈着不捨；疫情下互相關愛互相負責……

其實，我們每天都在告別，辭別昨天，迎來今天；告別舊年，迎來新年；告別此城，奔赴彼鄉；告別老友，開啟新程。只有認真度過的時光，才是最好的時光。用心善待每一個值得的人、用心投入每一件值得的事、用心珍惜每一個值得的時刻，心裏就鑄刻了一幅畫面。人的心足夠大，足以記下所有美好的人、美好的事、美好的風景。一天一天下來，心裏就刻滿了「清明上河圖」「千里江山圖」「富春山居圖」。一個布滿美麗畫卷的心靈，其豐盈足以滋養一生。

時地人

梁貝爾

一線天，見於林，亦尋常於石屎森林。



人生在線

孫海鵬

那年仲夏，海邊的景色真美。我陪着劉一聞先生和師母在濱海路的海邊散步。花的絢爛季節過了，只餘下蔥蘢的濃綠。漫長的海濱公路上，行人稀少。夕陽下，橘紅色的晚霞鋪滿了天際，海面上金粼粼的，湧起了璀璨的波，天地靜謐地如同混沌。海風溫存着帶來了些許寧馨，不是波瀾，卻有幾分雋永的韻致在其中了。

劉先生走路習慣於款步徐行，不時講起金石書畫的掌故，就會駐足下來。有時，先生看着海邊的風景，沉思了良久也不作聲。師母一直陪伴在先生身邊，偶爾也會牽着先生的手，或是攙扶着先生的臂彎，望着先生的臉，微微一笑。我想，幾十年來，無論是風輕雨驟，還是海瀾波闊，先生和師母一定是這樣牽着手，款款地走着，一路上的寵辱不驚化作了往日的花清墨淡了。

海邊的風起了，並不剛烈。只是難得一遇的仲夏微風，帶着鹹濕的水氣，撲面而來卻並不覺得明利。不知是哪裏的貨攤上傳來一陣陣的風鈴聲——用貝殼穿成的簡易風鈴——響脆又帶着幾分海邊特有的粗獷，纏綿綿綿地傳了過來。師母抬頭找尋着風鈴聲起的地方，低聲說：「好聽的風鈴呀，和海的風融在了一起。」說完，仰頭看了先生一眼，淡淡地笑着。先生也不答語，平靜地看着眼前的碧海白浪，捲舒着一抹溫和的海風，耳畔聽憑貝殼風鈴聲陣陣響起，訴說着無言的故事。

我想買下一串貝殼風鈴送給師母，師母婉言謝絕了，只是說「聽聽美好的聲音就好。貝殼風鈴需要大海的陪伴。」先生聽了師母的話，也微微頷首。我看到了先生和師母彼此相視的一瞬間，如同風鈴聲呼應着海風，輕柔且依偎在一起。

師母陪着劉先生來過大連幾次，大都是在夏秋之際。每一次來，師母都會精心準備好禮物，用乾淨整齊的口袋裝着，在最恰當的場合送給朋友們。師母是一個很精緻的人，一如蘇州老輩人的禮數都鑄刻在迎來送往之中。每一次見到師母，每每是樸素得體的衣着，手腕上會挎着一個精巧的皮包，總有微笑掛在嘴角，總有春風般的寒暄從師母的心裏送出溫暖，一如貝殼風鈴在海風的吹拂裏，聲聲響起。

只要去上海，都要去嘉平堂拜謁劉先生和師母，或者約在有海派特色的菜館裏見面。如果到嘉平堂，從電梯裏走出的時候，師母一定會帶着久違了的微笑早已等候在門前。第一句話永遠是「儂身體好的吧，愛人也來就更好了」，再後來則是一遍一遍地詢問孩子的事情。

風鈴聲起

——悼念劉師母

有一件事情總令我難以忘卻，十六年以來經常會浮現在我的眼前。妻子懷着六個月的身孕到浦東出差，我只好陪同。會議之後，我們去嘉平堂看望劉先生和師母，然後下樓去吃飯。餐後，師母站在路邊招呼出租車，我們等了很久也不見車的蹤影。我幾次催促先生和師母回家，可是師母一直微笑着，手腕上挎着精緻的皮包，另一隻手舉得高高的，等待着出租車。上海的冬天潮濕陰冷，昏黃的路燈之下，先生陪着師母站在路邊一同舉着手。終於來了一輛出租車，師母打開車門，攙扶着我愛人上車，一面無數次叮囑着「要當心的，要當心啊」，一面反反覆覆地交代出租車司機要走最快捷且安全的路，盡量早點兒回賓館。當我們上車之後，從後車窗回望馬路邊上不肯離去的先生和師母的時候，兩位老人牽着手，而師母依然高高的舉着一隻手，送我們離開。在出租車上，師傅問：「這是你們的爸爸媽媽嗎？好貼心的。」我再次回頭，從後車窗望過去，先生和師母還是站在那裏，揮着手，只是越來越遠。一剎那，淚眼模糊起來。

最後一次見到師母是在二〇一九年的冬天，得丘園裏的蠟梅開得正濃烈的時候。我走在院子裏，身後傳來熟悉的聲音，是師母在喊我的名字。師母還是一如既往的樸素，穿了一件紅色的毛衫，手腕上依然挎着精緻的皮包。微笑着問着孩子的事情。我攙扶着師母，看着師母的白髮已經佔據了往昔的歲月。「我還好的，只是擔心你們的先生。」師母低聲說着，似乎欲言又止。過了片刻，打開手機逐條播放小孫女的視頻給我，師母會得意地笑出聲來。我們坐在灑滿陽光的餐廳一角，享受着難得的歡愉時光。玻璃幕外，是煦煦的冬日暖陽，一泓碧水依偎着竹林，不遠處掩映着幾棵高挺的虬松。師母偶爾縮一下花白的頭髮，眼光不時地尋找着劉先生的所在。我安靜地陪着師母坐在一旁，期待着那四目相互凝望的瞬間永恆。

也就是在這一年的晚宴上，師母端着一杯紅酒，快步走到我旁邊，「我和先生身體滿好的。儂也要好。」低聲說完，喝淨了杯子裏的紅酒，「我有些話想和你說的。下次來上海，不要匆匆忙忙的。」未料，那一杯濃烈的紅酒，彷彿是訣別的淚水從血色的眼眶裏滾落的撕裂。

當師母在這個早春料峭的清晨轉身離去的時候，我無法擺脫悲傷的縈繞。記憶的山路上似乎寒風凜冽，無邊的蒼茫閃爍在一幕幕的往事之中。當我從木然之中感到了銘心痛楚的時候，我覺察到這個早春再也回不到從前，沉默中早已淚眼婆娑。

現在，我斟上一杯紅酒，擺在電腦屏幕之前。我無法舉杯。我不能忘記的是在低谷的時候，鼓勵着我重新鼓足勇氣攀登險途的人，還



有默默地守候在某個節點上，輕輕地拍了拍我肩膀的人。我無法轉身離開，既然不能擺脫曾經的苦難，那麼，我更無法忘記那一束溫暖，像是在黎明前即將噴薄熾熱的光。

人生似海潮一般的漲落，無論如何，總會有一股浩蕩罡氣徘徊並且停留在流年碎影裏。我不知道那是什麼，也許是因為不知道，才會覺得好奇，抑或是因為知道了之後，也是無所謂的事情，而不去探究。可是，我分明尋得到，因為不能忘卻的是來自師母的那份牽念，如風鈴般響起。

二十年來，師母的牽念是無聲的風鈴，陪伴着先生的海風在彼此的心裏響起。這海海的世界，縈繞着幾許的粉墨，而那些真誠的，樸素的，深情的，堅固的，被千萬里的路途阻絕的卻不肯割捨的，必定是目光對視的溫情，是牽手暖心的契然互古不變。這也許就是先生和師母教會我終生受用的，看似尋常的，總有山河契闊，心念昂揚。

那一年的海邊，夕陽下的天際，宛若在眼前，風鈴響起了。當我再一次回首往事，夕陽的映照下，卻永遠不能呈現出四目相對的溫暖，只留下了悠長的風鈴聲裏的長長身影，等待着我從記憶的蕭瑟清影裏一筆一筆地送出一片片的好風好水。

送別的路邊，綠竹猗猗的掩映裏，一泓碧水蜿蜒而行。那竹林深處，一定會有一串貝殼風鈴響起，寧靜，欣喜，沒有悲傷，毫不羈絆，卻有牽念。風鈴想起，伴着海風，還有一份瀟灑的淡定從容，我彷彿看見師母依舊站在路邊，陪着先生，向我們招着手。想到此景，眼淚不由得簌簌地流了下來。

二〇二二年二月二日壬寅正月初二中午

雲裏霧裏探野趣

「香蕉怎會有核有籽的？」如非親眼所見，我無從相信這是事實。香港嘉道理農場的農工說，野生香蕉的果肉裏原本長着堅硬的種子，種子落地，發芽生根，長出新苗，繁衍後代。在經過人類長期的選擇和培育之後，香蕉樹的雌花變異，不再受孕結子，只留下果肉裏一排排褐色的小點。

「怎麼繁衍後代呢？總得薪火相傳。」我不得不提出問題。

「種子退化後，靠移植樹根部的幼芽來繁殖新苗新樹。」吃了幾十年的香蕉，它的前世今生原來如此。這裏的有核香蕉是野蕉的範本，是植物學家眼裏的生態寶貝。

位於大帽山北坡的嘉道理農場，可謂一個野生動植物的拯救基地，復原變種植物的基因，為其尋回原始生長的特性；給野生動物看病，送被治療者歸山。

「這山上有蛇，我們農場有保護蛇的督察，如果有人抓到那種大蟒，都送到這裏讓動物醫院給做體檢，若無大礙，便就地放生。」觀光車上，偶爾聽到司機與一位乘客的對話。他還說有一次行車，看見一條大蟒蛇躺在路中間曬太陽，為免傷着牠，等了大半個小時，在牠慢慢醒來並優哉游哉地離去之後才開過去。

說一下不要緊，搞得我下車後瞻前顧後，左看右看，好像隨時有一條

蛇會出現似的。「蛇不犯我，我不犯蛇。沒事的。」外子說，他知道那是我的最怕。

在農地實驗室「一斗田」，正在收菜的女士

說，那個六百七十四平方米的園子，她每個禮拜來工作十個小時，就能生產出足夠五個人全年所需的有機蔬菜。農場是一個慈善機構，那裏的日常工作主要靠義工們撐起，二〇〇五年開始，他們每週日舉辦一次有機農場，出售有機農產品，頗受歡迎。

嘉道理農場的一大貢獻，是農林間隔栽種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這裏栽種單一的水果，後來發現，若把多種水果和農作物間隔栽種，可以減少病蟲害，減少施肥，於是就有了今天的多元農場，這一理論源於生態的自行調節功能。農場的另一貢獻，是梯田耕種經驗。他們引入並示範免掘耕種和護根法，用籃子堆肥和花盆蚯蚓堆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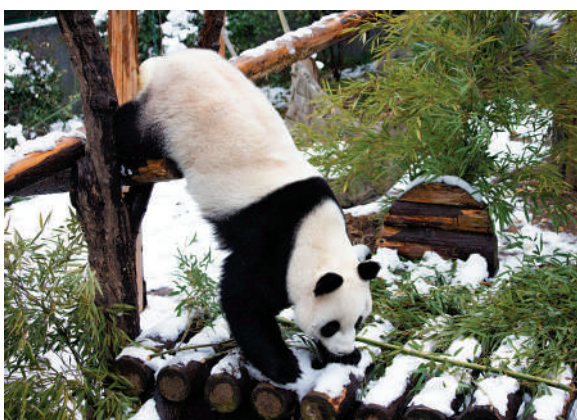
體貼入微地與自然同行，保永續生態，倡有機耕作和間隔栽種，尋求為生態平衡做點事情。農場雖然面積不大，卻與多間大學、政府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有密切合作，結合研究本地的動植物基因，如花草種子、蝙蝠爬蟲、鳥獸等。

呈階梯狀的農地，乍一看樸實粗獷，再看又經歷過精雕細琢。春節過後幾乎天天有雨，四周霧濛濛的，雲裏霧裏看農場，很有大山的格調。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

市井萬象

熊貓戲雪

昨日一場降雪過後，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的大熊貓在雪地裏玩耍，享受降雪帶來的樂趣。

新華社